

在岗位上

秦似



書藝文實求

上 位 崗 在

著 似 秦

行發 社版出實求

1950

求實文藝叢書
在崗上位

定價港幣三元八角
外埠郵費另加

著者 秦

發行 者 秦

香港九龍廣東道五九八號四樓

總經理

求 知 書 店

湖南長沙蔡錫中路一五五號

承印者

誠 泰 印 務 局

香港中環德忌利士街二十三號

一九五〇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0001—3000

目 錄

論憐憫.....	(三)
論死節.....	(一〇)
暴怒了的綿羊.....	(二八)
論伊利沙伯公主之婚.....	(三二)
清客們的妙論.....	(三五)
春初雜識.....	(三八)
堅冰開始融解了.....	(四一)
廣州的坦克車.....	(四四)
畧論白塔山事件.....	(四六)
「罐頭蜜桃」補義.....	(四九)
中國人到底「誤會」了什麼.....	(五一)
論美聯社所報導的北平狐狸事件.....	(五三)

喚起人類的理智與良心.....	(五九)
夜讀隨記(一)(二).....	(六四)

二

林語堂和愛因斯坦和中國道學家所謂「氣」.....	(七五)
「尾巴」隨想.....	(八一)
關於蘇聯二三題.....	(八三)
關於雜文和魯迅雜文.....	(八九)
馬車夫的「逃亡」.....	(九六)
迎一九四九年文藝節.....	(一〇〇)

三

一位博士和女人和憲法.....	(一〇七)
暴露了誰?.....	(一一一)
「非眷莫問」.....	(一一五)
論裸體情侶自殺案.....	(一二八)
讀莫斯科大旅館女侍們的信.....	(一二四)

論「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一二八)
論私處藏金	(一三一)

四

國文和國是	(一三七)
祈雨和掘水	(一四一)
掉一個方向試試看	(一四六)
兒童節的感想	(一五〇)
歌頌拆除「忠靈塔」	(一五四)
後方的捷報	(一五六)
漂白粉考	(一五八)
關於靈魂證實	(一六一)
鷄泡魚腸	(一六四)

五

記蘇聯抗戰漫畫	(一七一)
序葉譯「南邊的風」	(一七四)

「野草」香港復版小紀.....	(一七九)
我所知道的宋千金.....	(一八二)

六

舊劇中的「老戲」.....	(一八七)
畧論「廣東人的幽默」.....	(一九一)
人們會記住瑪德里.....	(一九四)
象徵的火和實在的光.....	(一九六)

七

高原上的雲雀.....	(二〇三)
朋友.....	(二一五)
城與年.....	(二一九)

八

「吻潮微語」五則(一九四七)	
「誤會」.....	(二二三)
浮屍頤.....	(二二四)

強姦媽媽之說.....	(二二五)
現在有這樣一種愛國者.....	(二二六)
想起了花襲人.....	(二二七)
「芒花小集」十則(一九四八)	
王法之下.....	(二二八)
何雅各.....	(二二九)
董式自由.....	(二三〇)
咀咒.....	(二三一)
論打.....	(二三二)
沒有奇蹟(一)(二)(三).....	(二三三)
「以冰釋」.....	(二三四)
「餓了不克」.....	(二三四)
「豐年小集」四十八則(一九四九)	
舊金山談奇.....	(二三六)
不負責任的水.....	(二三七)

關人比較學	(二三八)
迎頭經	(二三八)
另一種經	(二三九)
是行也	(二四〇)
人與制度	(二四一)
擁護「倒懸」	(二四一)
「下野」異議	(二四二)
台北近郊	(二四三)
「舉國欽佩」	(二四三)
通電與戒嚴	(二四四)
哭靈份子	(二四四)
南京的哭聲	(二四五)
市民未必肅穆	(二四六)
黃花崗	(二四七)
薛岳與封建	(二四八)
商意測驗	(二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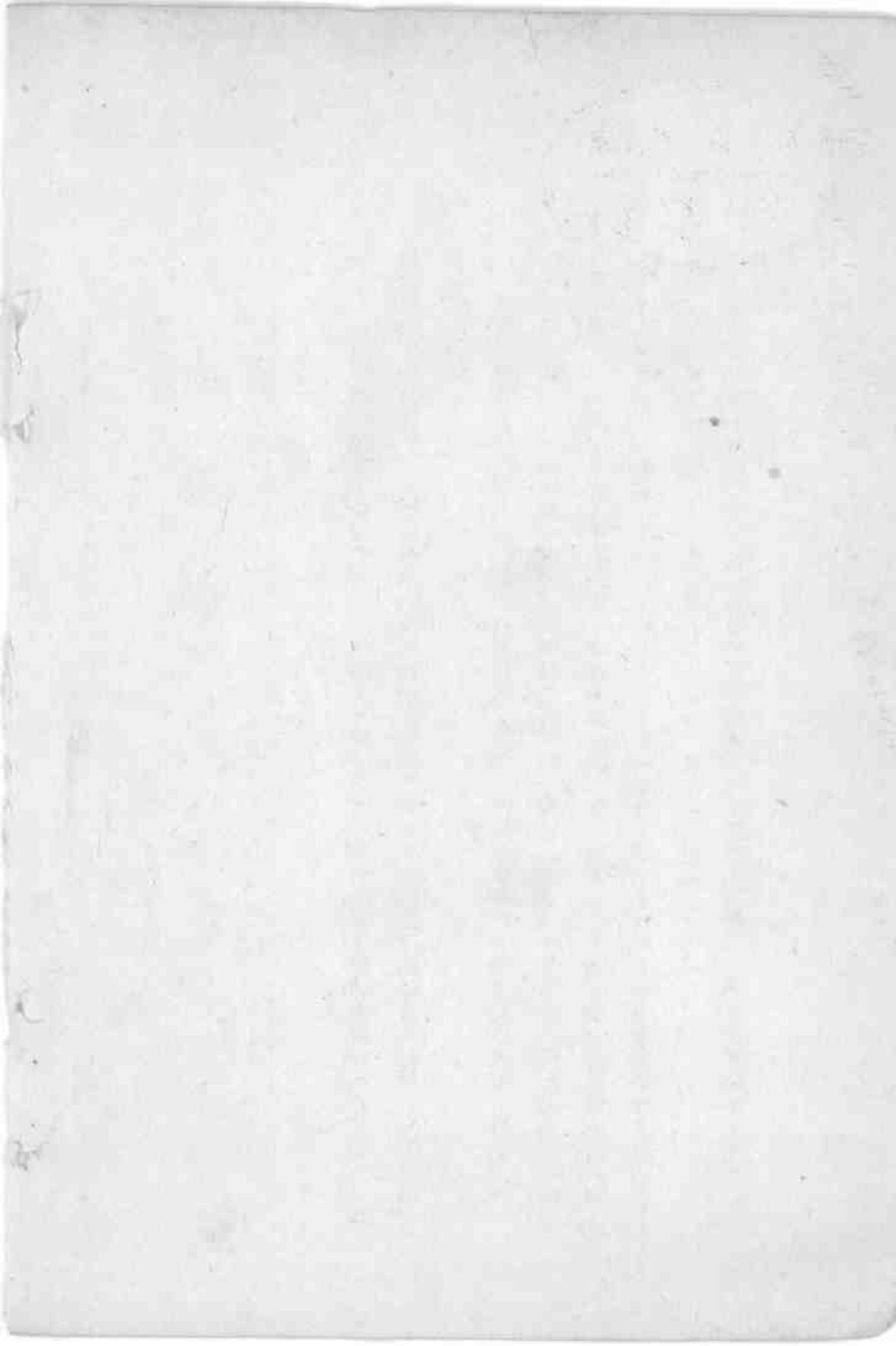
勳章放洋	(二四九)
尾班家族	(二五〇)
「血壓忽高」	(二五一)
血壓與撥款	(二五二)
蛙話	(二五三)
如果太陽存在	(二五四)
奇怪的算學	(二五五)
血壓回復原狀矣	(二五六)
「志在必行」	(二五七)
告訴胡先生	(二五七)
射寄曹先生	(二五九)
遺失了的毛人鳳	(二六〇)
想起翁半玄	(二六〇)
自衛癖	(二六一)
自衛與兵源	(二六二)
鍾泉周一家	(二六三)

「爲政不在多言」		(二六三)
「不容坐視」		(二六五)
血染的廣東		(二六六)
丁玲的話		(二六七)
擊退光明？		(二六八)
廣西官話		(二七〇)
懸掛國旗		(二七一)
笑面虎與兇神		(二七二)
拆散家庭？		(二七三)
「拆散測臆」		(二七五)
讀李書城見聞		(二七五)
盜宗卷(一)(二)(三)		(二七六)
北平		(二七九)
郭沫若與懷仁堂		(二八〇)

第

一

輯



論 憐 憫

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家們有一種普遍而可貴的感情，就是憐憫。他們對於個別不幸的人，感到好像就是自己的不幸，因而發生一種悱怨甚至悽惻之感，對於製造了種種不幸的社會本身，表示了很深的遺憾。

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操，和一個充滿了剝奪，仇視，動亂不安的社會制度對照起來，顯出了是一種崇高的感情。但一般說來，這種悲憫因為是處在這一立場上給予另一立場的人們，所以對於那些「不幸的人」，很少能有真正的好處。高爾基在一篇叫做「聖人」的小說中諷刺過這樣的悲憫家，他到處去向貧苦的人們演說他們的災難和不幸，他的眼淚可以流成大河，他覺得這個世界已經走到末日了，結果是被一個工人把他叫做「老猴子」，賞了他一記耳光。

虛憫感情被認為可貴，應該是和舊的在勢階級道德觀念相適應的。當這個階級欣欣向榮，社

會和經濟都相對地穩定的時候，它不怕宣傳人道主義，拿一點憐憫去給「個別不幸的人」，但同時也就發生叫被憐憫的人暫時忘記其痛苦的作用，引高爾基的話來說，就是教人「屈服於被認為永久不變的社會關係」，緩和社會的階級鬥爭。當這種階級趨於垂死和衰落，面對着社會、經濟的混亂擾攘的時候，這一階級的人道主義說教者，也只能拿臨統的「人類愛」和憐恤「個別不幸的人」作為一種所謂救世精神，認為這是最高的道德標準。他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除了憐恤之外，找尋不到真正有效的道路來解除人類的痛苦和不幸。

根據憐憫感情出發，就產生佈施行爲。在被憐憫和被布施的人看來，布施和憐憫只是片面的，不可能是相互的。只有資本家向工人佈施，個別幸運的人對個別不幸的人佈施，有錢的人向窮人或乞丐佈施，壓迫階級對被壓迫階級佈施。有誰聽見過工人向資本家佈施，被壓迫者向壓迫者佈施的嗎？沒有的。因為它是片面的行爲，所以當作爲一個階級的不幸者和貧困者覺悟了之後，他們就不再安於被憐恤的地位，就會察覺人道主義只是一服清涼劑，巨人恩格斯說得好，「貧困叫人禱告，更重要的是叫人思考和行動。」所以使痛苦的人暫時遺忘其自身的痛苦，使社會階級鬥爭暫時緩和下來，的佈施和憐憫，它的價值應該重新給予估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覺悟了的被壓迫者，已經把握到了一個有效地消滅人類的不幸的武器，那就是：階級鬥爭。只

有通過階級鬥爭去消滅階級社會，才可能到達普遍解除人類痛苦的彼岸。因而翻身中的階級就有了他們自己的道德觀，因而，捨施與基於一定利害立場的幫助，憐憫與基於一定利害立場的同情，就應該根本的加以區別。這也正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在文字或口頭上，都聽到過一些朋友說：假如一個游擊隊員在敵人窮迫的時候，老百姓把他救了，給他飯吃，還保護他，難道也說不要被人施捨麼？假如列寧在西北利亞流放的路上，有人民同情他，幫助他，也說不要被人施捨麼？但朋友們啊，在這種情形下，為什麼你以為是一種「憐憫」「施捨」呢？為什麼不會是一種更可貴的階級的友愛呢？

二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他自己的一个故事，某年冬天，他在電影院門口碰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為冷，凍鼻子尖也凍得通紅，魯迅先生說沒有零錢，她就表示了非常的失望。魯迅先生覺得對不起人，就在買了戲票之後，給了她一塊錢。她這回非常高興了，稱讚道，「你是好人。」

但後來，據魯迅先生說，他回到家裏後，「一天的心情却不舒服。」為什麼呢？當然，魯迅先生明明知道，這一塊錢是「給水利局的老爺買煙捲也不夠的」，可見他不是懊悔這條錢錯給了別人；

他原是不願意那小學生失望，那小學生的希望又正是純真無邪的，能够花一塊錢而使一個天真未鑿的女孩子喜歡，去掉失望的陰影，即使明知這塊錢不會被送到災民手裏，不也很好嗎？

魯迅先生的「心情不舒服」，是在於他自己事後覺得，他對於那個天真無邪的女孩子，不應該拿這樣一點點「惻隱之心」去憐憫她就算完事。這樣做法，自己把一塊錢拿了出去，心是暫時得到平安了，但如果是一個很富有責任感的人，事後就會感到這暫時的平安是一種欺騙，是對於更切實重大的責任意圖推卸。所以魯迅先生把這事寫出來，題目就叫做：「我要騙人」。他說：「爲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爲窮餘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當然，魯迅先生不是主張施捨憐恤的人，他只偶爾對這樣一個女孩子，又是爲水災捐款的，動了憐憫之感，但事後也覺得必須檢視這種心情，並且還把自己的自我批評，寫成文章發表，我想這裏面是包含着教育意義的吧。因爲魯迅的結論是說：

「要彼此看見和瞭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上也很少有。」

魯迅先生所以反對自己和別人「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就因爲這是太「便宜的事」，那麼應該怎樣呢？魯迅先生告訴我們，要「用血」。要把對於「個別不幸的人」而流的眼淚，凝結成仇恨